

上海亞細亞書局發行

宿 草

陳无悶著

民國十八年六月付排

民國十八年七月初版

一——二〇〇〇

宿

草

實價五角

版權所有



著者 陳 无 悶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上海棋盤街青蓮坊

分發行者 各省大書局

序詩

這潛伏在心中的無窮盡的淚流呀！

這浮動在紙上的淡淡的墨痕呀！

我怎能不呪詛我的手，

爲的這淡淡的祇是淚流的影子呀！

說人間沒有愛，

爲何宇宙表現着愛之綿延？

說人間是有愛，

爲何深深地埋葬在蔓草荒烟？

她恰如一朵初開的曇花，

惹下了罡風的攻擊。

雖然是永劫的一現，

有誰爲她淒傷而潸泣？

她恰如一隻初生的綿羊，

無知地細嚼山中的水莽。

當她呻吟欲絕的當兒，

有誰爲她迷惘而腸斷？

我願化爲溫膩的絲幄，

遮住那可怕的罡風。

不耐罡風的寸裂

牠便緊跟着曇花啊！落向虛空。

我願化做香輓的菌草，

供給這可愛的綿羊。

不耐秋霜的威脅

留下水莽啊獨享陽光。

我待化做一座火山，

生怕牠終歸冷熄。

不但毀不了罡風，

而且留下些衰頹的死灰，迎風墮淚。

我待化做一道洪流，
給大地重施一個洗禮，
洗掉許多無名的野花，
水莽啊！安然長在最高的山裏。

於是失望的火苗，
開始燒燬我的全身。
燒成一面晶瑩的鏡子，
照見綿羊的無邪的靈魂。

於是悲哀的淚流，

開始滲透我的血液，
凝成一杯全能的甘露，
給曇花以再生的機會。

這閃爍在心中的無窮盡的鏡光呀！
這浮動在紙上的淡淡的墨痕呀！
我怎能不呪詛我的手，
爲的這淡淡的祇是鏡光的影子呀！

小引

寫此書，本來想運用嚴正的筆調，象徵的意味，描寫人間的愛的真實，愛的虛偽，愛的摧殘，以至於毀滅，記下些革命的波浪起伏的痕跡，給人們以輕微的了悟，了悟於人生與愛，是不可綴攏的三個美麗的記號。而他們中間的最大的桎梏，尙緊釘在所謂人類的頸項之上。了悟於其他的一切，也是莫須有的事，再沒有什麼高深的鵠的，僅僅是至此爲度。

可惜在天堂裏的五月，筆尖上發不出燦爛的火花。更不能像一張犀利的鋤頭，深深地開掘着潛伏在人心中的淚流，灑徧這冷冰冰的人間。使牠僅能成爲無韁的野馬似的輕鬆，和秋河夕霧般的淡泊，與未寫時的預期，顯然是兩樣了。但屬稿既成，誰願去改。至於書中的事實，也許是有，也許是無，是在聰明的讀者。

這輕鬆的，淡泊的，總應該隨着吧！如其人間的存在。

卷 頭 語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

目次

第一章	宿草	一
第二章	溪邊	十一
第三章	三葉	二十八
第四章	南浮	四十三
第五章	雁淚	五十九
第六章	風絮	七十三
第七章	隣笛	八十八
第八章	雪夜	一〇五
第九章	狼狽	一一九

第一章 宿草

一

英瓊在歸途中懸揣着回家後天倫重聚的歡樂，心情像春潮般的起落無定；他想像和他母親及佩荃初見時的表情應該怎樣？準備些什麼話言？甚至轉念到家庭難免有了變動，和從前兩樣了。不，沒有什麼。他堅決地自信，愉快的成分，終久代替了懷疑；直到他走到離大門數十步以內，纔由迎面而來的事物，證明他的懸揣，是將他欺騙了。

『撫琴悲別鶴揮淚口口啞』大門上黏着十個字的聯語，從牠的模糊與殘破的程度看來，至少已經黏了兩三個月，而且在告訴他以悼亡的消息。他的心，立刻像由綠島落

到冰島上面，感受冰稜的刺痛和冷酷。他的脚，發生強烈的麻痺，望着陰森的大門，趑趄地不敢前進，彷彿那是張開的虎口，將要吞噬他的全身，然而他終於踱進了虎口，走向庭前，望着坐在左邊的藤椅內的嘯文夫人說：

「娘呀！我回來了。」

嘯文夫人顫巍巍地站起來，揩揩眼，淚落了。她哽咽得不成聲調說：

「瓊兒，你回來了嗎？想殺了我們。唉，遲了，她是不在了。」

嘯文夫人的飄蕭的白髮，衰頹的身形，都不是五十多歲的人應有的現象，更加使英瓊傷感，找不到安慰的話。

「嫂嫂，過身的事，值不得這麼傷心。」阿金叔插進這兩句，一面叫胡媽檢起他的行李，弄飯給車夫喫。

耳門一響，進來了和林公公阿玉叔水生嫂幾個人，都來探看這個還鄉的生客。據說胡村的斯文人，在外面混到兩三年不回來的，實在很少，因此英瓊就有了被他們探問的

資格。他們各自招呼過了，都在庭前坐着。

「兒啊！你是何時回省的？家中自從接到你由長沙發的信以後，再沒有接過信的，確你也太把家中忘記了。」嘯文夫人帶着責備的意思，雖然語氣是那末和婉。

「并不是沒有寫信，怕是戰時郵政不通的關係。」他說時，呆望着牆腳下的慘綠的蒼苔。

「是的，」和林公公嘯出一口烟氣，「我說斯文人那有忘記家庭的道理。」接着水生嫂又說：

「可憐啊！生嫂聽到你們在湖北省什麼橋被倭老打敗的謠言，急得吐了幾大碗血，病也加重了。」阿玉叔望着她努嘴，叫他不要再說。

「瓊姪」和林公公把旱烟筒放下，「你們少年人，是太不懂得人情世故，也不想想自己的境遇；聽說你這兩年的差事，很不錯，為何回家時轎子都不坐一乘？而且從前也沒寄過什麼錢給家裏用。唉！你們斯文人，老是上人家的當，曉得做事，不曉得弄錢。什麼革命

都是鬼畫符！只有黃金白銀，打動人的心。」他越說越嚴重了，鄉村的「魯仲連」的牌子，幾乎完全拿出。還是阿金叔用旁的話岔開去。他覺得和林公公過於切直的話，對於初還鄉的新客，不很合宜。在這一點，可見他的人情世故，更比和林公公練達幾分。

庭前的語聲，是這麼雜沓；和林公公的教訓，是這麼嚴厲；而英瓊呢並沒有感到絲毫刺激，也不表示意見。大家心中醞釀一種不可言說的感喟，只有水生嫂的面部，微含笑意，在表示極端贊成和林公公的話，鄙夷或者是憎恨這個不近人情的書獃子，而爲死去的荃嫂，抱無限的惋惜。

天色快斷黑了，和林公公招呼他們，一齊辭出。胡媽在廚房弄晚食，庭前只有母子兩個人，空氣漸由沈寂變成枯澀，小家庭從前平和而甜美的情調，英瓊每次假歸，總能領略到，現在却留下牠的反面。晚食過後，胡媽生起了一盆熊熊的炭火，他們對坐在爐邊。

「瓊兒你難道沒有得着一點消息嗎？雖然家中沒有寫信告訴你，關於她的事。」噙文夫人望着爐火深深地歎氣。

「兩下都不是一樣，那裏得來什麼消息。這次回到南昌，會着許多同鄉，但他們都沒有告訴我。究竟她是患什麼病？在幾時死的？」

「是九月初五的晚上，」

「我那時正在武昌賓陽門外的洋樓上，」

——九月初五的晚上，不是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夢嗎？啊！這個可咒詛的夢，和這個比夢都不如的人生！英瓊的神經，像風化了的石片；當他想起那晚的夢境。

「本來佩荃的身體很弱，自從麟兒死後，因為傷感過度，種下肺病的根。加以你又把她丟在腦後，不管家中的苦況，越發使她難受。也是我太吝惜了，這麼麻煩的家事，全攔在她的肩上。她死前半個月還在廚房弄飯，直到倒了牀，纔僱了胡媽。記得中秋邊她聽到你會跟第×軍回來的傳言，她的病似乎好了許多，後來不曉得那個短命鬼造謠言，說你們在汀泗橋全軍覆沒，她聽到了吐了一次很利害的血，終久不得上岸。可憐她到死都沒有喫過十包藥，她說藥是沒有用的草木，枉糟塌了銀錢。她說她自己的運程不好，註定了不

能招好夫好子，麟兒很聰明，三歲上不得成器；你待她很好，也不得到頭；到不如死了的乾淨。而且她還要我勸你，不要爲她一個薄福的人悲傷，而且啊……」嘯文夫人說話的聲音，更加急促。淚點落在爐中，迸起了炭灰。「但是這樣的好媳婦，叫我從何處去找，我真是永遠對不起她！」

炭火漸漸地細了，嚴冬的寒威，令人難耐夜間的久坐。他們都進了自己的房間。英瓊那一夜的悲哀，只有冰冷的衾枕和灰黯的燈光，曉得最詳細。

二

第二天的下午，從嘯文夫人的口中，曉得佩荃的長眠的地方，是在距屋側不到半里的園地，英瓊帶着胡媽，提籃內放些香燭之類，望那兒走去。

他站在墓前，淒然縱目，一陣辛酸的淚，向靈府深處倒流，汎濫起來，便凝在土上。他想折一枝杜鵑，插在墓頭，可惜是嚴冬的季節，連杜鵑的枯莖都無從尋覓。想彈一個靜美的

月光曲，又懊恨自己不是個裴德芬。他想起莎翁樂府中的哈孟雷，和亞達麗葬儀中的沙達，覺得自己已經和他們化爲一體，挨着所有的痛苦。

薄暮的日光，淡得照不見人影，只顯示新墳的土色枯黃而可憐。北風吹到無數的楓葉，依戀着地下的衰草，徘徊不去的微喟，夾着迎風的白楊蕭蕭的呼嘯，都使他的官感，不能忍受。

他望望大路以外的數百株護屋的老楓，脫落得不留一葉，硬挺着他們的僵瘦的手臂，與天風相掙扎。委積林中的落葉，爲了風雨的侵蝕，大部分變成深褐色，再也看不出深秋斜照枝頭跳舞的酡顏，何況春夏之交一片片蔥蘢的醉人的綠意。

景象隨暮色而愈加淒慘，他的靈魂像在人家的剝削，無從邀赦。

——假如我不跑到軍隊裏去，當然沒有人造那樣無稽的謠言；假如沒有謠言，豈當然不致吐血；不吐血，也許不會死；就是死，或者也不至這麼快。不，謠言決不是形成她的主因，但是無論如何，我對她總免不了負罪，太爲了利己主義而把一個可憐的女子忘